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二 辑

史 迪 威 资 料

〔美〕约瑟夫·W·史迪威等

翟同祖 编译

58

中 华 书 局

1978年2月

K258

10

232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二 辑

史 迪 威 资 料

〔美〕约瑟夫·W·史迪威等

瞿同祖 编 译

(征 求 意 见 稿)

中 华 书 局

1978年2月

A575679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二 辑

史迪威资料

(美)约瑟夫·W·史迪威等

瞿同祖 编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组编

•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中国书店代发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

1978年2月印刷 定价：1.00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仅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内部参考，不对外。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丛稿》不对外展览借阅，所登文稿，不要转载和引用。

出版说明

约瑟夫·W·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 (1883—1946) 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1920年—1923年美陆军部派他为语言官来北平学习华语。1926年—1933年任美帝驻天津美军第15步兵团营长。1935年—1939年任美国驻华武官。1942年1月—1944年10月任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官及蒋介石的参谋长。1943年东南亚司令部成立，任副总司令。在第一次缅甸战役(1942年1月至5月)及缅北战役(1943年12月至1944年8月)中，史迪威先后指挥国民党驻缅甸及印度的部队作战。由于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矛盾重重，蒋坚决要求撤换史迪威，罗斯福于1944年10月下令召回史迪威。1946年死于癌症。

史迪威多次来华，通华语，熟悉中国情况。他的记录揭露了蒋介石假抗战，一心依赖美援充实自己的实力，妄想消灭共产党，以及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和国民党将领的贪污无能。其中也提供了国民党部队在缅甸西次战役中作战，及在印度受训情况。对于中、英、中、美及英、美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也有所描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史迪威是完全站在美帝国主义的立场，处处为美国的利益着想的。他之所以极力主张改革国民党军队，增进其战斗效能，以配合盟军作战，打败日本，也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这从他的资料中可以充分看出来。我们应当认真分析批判。

本书是极据下列四种资料编译的：

(一) 约瑟夫·W·史迪威 (Joseph W. Stilwell), 《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 西奥多·H·怀德(Theodore H. White) 整理编辑, 纽约, 威廉·斯隆公司, 1948年出版。此书搜集了史迪威所写的日记、战事日记、文章, 及致其妻的信件。起自1941年12月迄1944年10月被解职为止。这些文件都是随手写记供备忘、思考、分析之用的。文笔简略, 史迪威死后由怀德汇编成书。

(二) 查尔斯·F·罗马纳斯 (Charles F. Romanus) 及赖利·森德兰 (Riley Sunderland), 《史迪威在华使命》(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美国陆军在二次世界大战中》, 《中、缅、印战区》丛书,)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美国陆军部, 军事史局长办公室, 华盛顿, 1953年出版。441页。所涉及的年代起自1941年12月迄1943年10月。此书所根据的资料包括各种档案, 史迪威的日记、笔记、文章、来往函电, 《中、缅、印战区史稿》^①, 该战区其他机构所编的史稿, 私人文件等。

(三) 查尔斯·F·罗马纳斯及赖利·森德兰,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美国陆军在二次世界大战中》, 《中、缅、印战区》丛书), 美国陆军部, 军事史局长办公室, 华盛顿, 1956年出版。518页。所涉及的年代起自1943年10月迄1944年10月召回史迪威。

(四) 巴巴拉·W·塔奇曼 (Barbara W. Tuchman),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911—45》(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纽约, 麦克米伦公司, 1970年出版,

^①《中、缅、印战区史稿》(History of the CBI Theater) 是史迪威中、缅、印战区总部, 历史组, 梅森·赖特 (Mason Wright) 上校所编。史迪威被召回后, 由史迪威整理编辑。完成后作为史迪威的报告送交美陆军部, 迄未发表。

621页。此书参考了史迪威的全部日记（1900—1946年），他个人所藏各种文件（1911—1946年）和信件等，写成了一部较为完整的传记。我们编译史迪威资料时，1941年12月以前及1944年10月以后的资料都取材于此书。

缅甸地名译名一律根据《世界地名译名手册》（辛华编），该手册未收进的缅甸小地名，我们在脚注中注明该地所在位置，以供读者参考。

目 录

担任语言官时期的活动 (1920—1923年)	(1)
在驻津美军中的活动 (1926—1929年)	(8)
任美国驻华武官 (1935—1937年)	(4)
史迪威的使命	(10)
史迪威到达重庆	(14)
史迪威的作战计划	(17)
史迪威到缅甸指挥	(18)
东西两线的崩溃	(24)
缅甸撤退	(25)
史迪威建议改革中国军队	(28)
第10航空队从印度撤往中东	(31)
蒋介石提出三项要求	(33)
史迪威提出收复缅甸的计划	(36)
拉姆加尔训练中心	(38)
美方对蒋介石三项要求的答复	(39)
史迪威与韦维尔举行会谈	(41)
陈纳德的计划	(44)
蒋介石不肯渡江发动攻势	(45)
安纳吉姆计划	(46)
Y部队训练计划	(48)
罗斯福召见陈纳德和史迪威	(49)
三叉戟会议	(52)
成立约克部队作战本部	(54)

成立东南亚司令部.....	(55)
史迪威建议调动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进攻日军.....	(56)
宋美龄、宋霭龄和史迪威之间的勾结.....	(57)
蒋介石要求撤换史迪威.....	(59)
开罗会议.....	(64)
史迪威在重庆的活动.....	(72)
英美在缅甸战略上的分歧.....	(75)
史迪威会见蒙巴顿.....	(77)
史迪威飞重庆要求增援.....	(78)
第二次缅甸战役(1943年12月—1944年8月).....	(78)
罗斯福催促蒋介石从云南进攻缅甸.....	(86)
美国提议派观察团访问延安.....	(87)
罗斯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89)
陈纳德提出关于日军进攻的警告.....	(93)
蒋介石向美国告急.....	(96)
史迪威去重庆会见蒋介石.....	(97)
史迪威使命的变动.....	(99)
蒙巴顿要求免除史迪威东南亚司令部的职务.....	(102)
华莱士访华.....	(104)
罗斯福要求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	(105)
蒋介石原则上表示同意.....	(108)
衡阳吃紧及失守后的动态.....	(109)
蒋介石提出任命史迪威的条件.....	(112)
史迪威在锡兰的最后几天及重庆之行.....	(114)
史迪威和赫尔利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115)
关于中国共产党部队作战和供应的问题.....	(118)
史迪威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印象.....	(120)
史迪威去桂林视察.....	(120)

蒋介石要从缅甸撤回部队·····	(121)
史迪威和赫尔利与宋子文的一次谈判·····	(124)
罗斯福的电报激怒了蒋介石·····	(125)
史迪威试图打破僵局·····	(128)
史迪威对于蒋介石的评论·····	(132)
召回史迪威·····	(133)
史迪威返美以后的活动·····	(141)
人名、地名及专门名词译名表·····	(145)

担任语言官时期的活动(1920—1923年)

1919年8月6日，史迪威代表陆军，被任为在中国的第一位语言官。^①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45》，

第61页)

……史迪威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了第一年的中文课程。

(同上书，第62页)

7月间升为少校，他和他的家属于1920年8月5日乘船去中国〔9月间到达北京〕。

(同上书，第65页)

语言官在华北华语学校^②学习，……〔除语言之外〕，他也参加了关于中国历史、宗教、经济和时事的研究班和演讲。语言官在学习了一年之后，增加了关于技术和军事术语的学习。旅行是他的职责的一部分，这是为了便于熟悉这个国家和进行武官任务中搜集情报的使命。

(同上书，第66—67页)

在头年(1920)严重灾害之后，华洋义赈会要求向〔美国〕陆军借用史迪威担任山西筑路计划的总工程师。他将从4月到7月在工地里呆四个月，每天和中国官员、包工者、修路工头和工人，按中国方式睡觉吃饭，步行或骑马监督工程，指挥，甜言蜜语哄骗，谈条件，玩“面子”游戏，学习中国人的习惯，性格和人与人的关系。他除了在西点军校本科学过工程外，他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和经验，但有自信心。象尤利西斯^③一样，他永远不满足于在一个地方

①当时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司正订有派遣官员去各国学习当地语言的计划。

——译者

②华北华语学校成立于1910年，以便传教士学习中文，后来学员中也包括在中国的外交和军事官员、商人等。——译者

③尤利西斯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漫游十年的主人公。

——译者

呆得很久。他听到筑路计划，切望有机会搬出〔北京〕，在真实情况之下使用他新学得的中文，他要求从事这项工作。……

山西这条路的设计，部分是由于给灾民以工作，但主要是作为长期控制灾荒的一步，通过改善的运输，将来剩余谷物可以从未受灾荒之害的西北运到灾区。……

（同上书，第71页）

计划中的这条路有82英里长，从汾州开始，终止于黄河边的军渡。给予史迪威的指示是修成22呎宽的碎石路面，倾斜度在6%以下，在8月1日以前完成。他的十二名外国助手包括一名美孚石油公司土木工程师，一名瑞典矿冶工程师，两名挪威传教士和一名英-印后备军官。……史迪威指挥6,000人的工程。……

（同上书，第72—73页）

1922年，邻省的军阀冯玉祥，陕西的基督将军，对这条路的总工程师发生兴趣。……冯和华洋义赈会进行谈判，义赈会承担修筑从潼关到西安的一条合用的公路，史迪威仍为总工程师。

（同上书，第77页）

〔史迪威到达西安〕，开始讨论修路计划，但冯似乎不很感兴趣。其原因，如史迪威在更多的谈话中所发现的，是“他不在乎我修路与否；他要的是军事情报”。冯邀请史迪威次日回来视察他的兵工厂，当时带他参观了兵营和车间。

冯将军的参谋长次日来，问了“一大堆关于飞机、坦克、来福枪、手榴弹等等问题”。随后督军自己来了，他和史迪威谈了一小时的武器。

（同上书，第80页）

在西安的四天中，史迪威和包工者、中国和外国工程师和助手们会商，然后他集合了从冯军队中派来作为工头的四十名士级兵士，搬到城北20哩外的修建工地。^①

（同上书，第81页）

作为武官的代理人，史迪威被派遣就华盛顿条约中的一项规定提出报告：

^①筑路工程开始后不久，就因直奉战争而停顿。——译者

日本定期于1922年9月从西伯利亚撤退。该月，他向北方出发，旅程包括满洲、西伯利亚、朝鲜及日本。

（同上书，第88页）

1923年7月9日，〔史迪威的任期满了之后〕，他和家属乘船回国。

（同上书，第89页）

在驻津美军中的活动(1926—1929年)

在陆军部的一个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通知史迪威，美国根据庚子议定书驻扎在天津的第15步兵团的营长出缺，问他愿否担任此职。史迪威……抓住了这个职位。……史迪威一家于1926年8月20日登上陆军运输舰，再一次启程去中国。

……

（同上书，第91页）

〔1927年5月北伐军接近徐州时〕，美国公使馆需要获得关于南方军队真正实力的第一手可靠估计，更不必说是北方军队了。新闻记者、领事馆人员和传教士的报告极不可靠，以至于不可能对情况作出判断。由于反洋狂热情绪的增长，虽然这个任务是危险的，一名美国军事人员必须亲自前去。选择……落在第15步兵团的史迪威少校身上。

（同上书，第107页）

他〔从徐州〕回到〔北京〕后所交的报告显示出史迪威的军事客观性，它对南方军队的判断是有好评的。他说他们的士气、训练和信心很高，他们兴高采烈地服从，不掠夺，为群众所欢迎，妇女们又露面了。他们的连级军官是十八至二十二岁的学生，坚定而有信心，与督军部队中的废物适成对照，后者的连级营级军官多数是未受教育的苦力。虽然装备比北方军队缺乏，南方军队在任何冲突中都能击败督军的乌合之众，但他预测由于缺乏火车，他们过了徐州将无法作战。……但只要他们能利用铁道，他们会乘车北上，不大可能遭到坚定的抵抗。除了俄国士兵，张宗昌的部队不会参与战斗。“我的意见，南方坚决的攻击意味着张的崩溃。”

（同上书，第114页）

1928年5月史迪威提升为中校，……被认为〔15〕步兵团中的中国事务专家，他已经起了老师的作用。除了担任语言学校校长之外，他每月在娱乐厅对中国的局势作一次讲话，……更为重要的是他在〔15步兵团的刊物〕《步哨》上的影响，……每周在头版上登载史迪威关于“中国局势中的人物”的文章。

（同上书，第117页）

史迪威于1929年4月回到美国。……

（同上书，第122页）

任美国驻华武官（1935—1937年）

1935年1月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任命史迪威〔为驻华武官〕。

（同上书，第141页）

史迪威于1935年6月乘船来华，他写出他对局势的估计，题目为《中国将来的发展》。……他认为日本的目标是成为“远东的主要强国”，控制西伯利亚、满洲、朝鲜、中国、台湾、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由于空军力量的发展，日本将努力使她的本土不受俄国的伤害，其办法为“将她的前线推出到戈壁沙漠，使俄国从另一端采取〔军事〕行动”。这需要逐渐侵占并控制内蒙和华北，在“非武装”的（即以日本军队代替中国军队）北平—天津区域中已可明显地看出这点。这计划将扩展到华北各省直到日本完全控制扬子江以北，掌握华北的一切商业，而把上海留给“所谓国民党”。

“这种侵占有无可被制止呢？不能，中国人不能”，史迪威写道。现在是抵抗的关键时刻了，否则太迟了。但蒋介石没有显示愿意公开与日本决裂的危险。“他知道他将被打败，这意味着反叛将在他的背后爆发。因此，他将稳稳地坐着，保持他所能保持的，并指望外国势力帮助他守住上海——许多外国商业所在的中心。”

史迪威相信，一切日本在中国的行动，都以需要建立一个“坚固的西方前线”以对抗俄国为前提。他假定中国将失去华北。外国除了“大惊小怪和发怒”外，将无所作为，美国“除了写照会外不会做更多的事”，而“既成事实

将再被接受”。日本不会遭到中国或世界的认真抵抗。……他写道，“矛盾的是每一成功的侵占将越来越被接受为不可避免的，而外国将越来越不倾向于促使停止侵占。”当史迪威升为上校，于1935年7月7日回到北平时，中国的未来，日本的扩张，对美国的意义，是他作为军事观察者所面临的研究对象。东道国的能力和意图是这位武官的课题。他作为情报官员的任务是向陆军部提供具有军事重要性的因素和发展。他的来源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视察部队，参观演习，接触适当的人，培养与外国同僚的友谊，研究报刊、私方代理人的报告，和在一般活动中耳目并用。

（同上书，第142—143页）

蒋介石维持其平衡的办法是继续在私下谈论武装抵抗，而除了对抗共产党人外，不真正采取行动。消灭共产党的目标毫无转变，他逮捕、拘禁有反抗日本情绪的领袖，并压制救国会，……指望迟早能激起美国的援助。蒋告知詹森大使，他的政策是“继续”对日本武装抵抗。了解蒋的意图是否真实，及因中国的抵抗活动而使得美国“窘迫”的可能性，对美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在军事准备将提供线索的范围之内，寻求答案是武官的职责。

如同以往一样，史迪威从华南到东北作了一系列的旅行，来进行观察。1936年4月的第一个旅程是去广州和广西、广东区域，李、白两将军的反叛在该地几将爆发，但不是决定性的。不在直达的铁路线上旅行，而是乘坐公共汽车、小汽车、内河轮船、渡船和步行，通过内地。……在广州，他视察了军官训练学校。他继续前进，乘轮船到梧州，换乘公共汽车到南宁，访问李宗仁——分裂派两领袖之一。……从汉口，他坐火车回到北平。……

关于政府是否为真正的武装抵抗而在作准备的问题，他在6月的第二次旅程中获得了答案。答案是“否”。着手从蒋介石在长江以北部署其兵力来估计蒋的计划，史迪威从徐州来往于陇海东西路线上，他发现徐州“繁荣”，与1927年适成对照。他经过河南北部，西至开封、洛阳，……回到徐州后他沿运河乘货船北上。在获悉部队的驻在地和是什么部队之后，他能够作出报告说：

“没有为了对抗日本进一步的侵占而作出有计划的防御的迹象。没有增加部队，甚至连这种想法都没有。没有训练或演习。”不是中国人做了军事准备，

而“较任何其他军事强国所能做到的更为技巧地把军事准备隐蔽起来，便是他们没做任何准备”。除了给军事情报司的例行报告外，詹森并送了一份报告的副本给国务卿。

从部队的部署上，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将军才能评价很低（在他的私人笔记里表示）。“他没有做些事情的意图，或者他对与一等强国作战应如何作准备的意义全无理解。……如果他想沿陇海路作战，他不是一个不作准备的笨蛋，便是一个自认为在战争开始后他能一跃而起挡住敌人的笨蛋。”从他的无所作为来判断，“看起来好象日本人告诉了他，他们现在不会继续前进。”

（同上书，第152—153页）

史迪威继续他的研究，于7月和9月两次前往南京，视察了步兵和炮兵学校，结识了一些中国官员，……他开始搜集关于共产党第四方面军和关于现时驻扎在西安的张学良的东北军的情报。……

（同上书，第154—155页）

他旅行“满州国”，会见了“自治国”的外交部副部长，结果，也不是什么大出乎意外的事，这人是大桥先生，一个日本人。……回答史迪威的问题，大桥先生说：“自然俄国人想在远东进一步扩张”，这局势“对日本极为严重”。如果满州国和日本被击败，中国将很容易成为牺牲者，因此日本将面临“可怖的危机”，而这危机必须在今后的五年中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会见的〕日期是1936年9月。史迪威向军事情报司递交的关于会见的报告，在政府内部广泛地传阅。

（同上书，第155页）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发生后〕，史迪威办公室得到报告说，一万日本军队正越过长城进入河北，兵车以每半小时的间隔通过山海关。为了报告局势的发展，史迪威组织了五个高级语言官员的情报网。这五人是在他指挥之下的助理武官，驻在不同城市。……他的儿子，小乔，那时在天津的第15步兵团，也被召为情报员。新闻记者、领事、美孚石油公司人员，和能从谣言中取得证明的任何人都成为情报员。事态发生的大轮廓只能从凑在一起的事实中作出估计：天津上空的日本飞机数目，火车和卡车运输日兵和物资的次数，中国

部队的所在地，以及最避人耳目的——中国部队的集中和有关中国政府意图的其他线索。

（同上书，第166页）

在中国，外交团跟随政府由南京撤往汉口，……史迪威于1937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到达汉口。

（同上书，第177页）

中国陆军部拒绝让史迪威往前线视察，他在汉口得不到关于军事形势的可靠情报，他的助手们在战场上也得不到〔情报〕。……史迪威相信他们〔指国民党方面〕“对于日本的未来军事行动一无所知”，他们不想让外国观察者去前线见到并报道指挥和行动的拙劣。

由于史迪威已正式向外交部要求准许去前线视察，他不能非正式地“溜”到前线。多恩上尉发现这是最好的办法，多恩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六、七次来往于日本和中国方面，带回关于中国部队调动的第一次正确报道。

（同上书，第180页）

1938年1月，史迪威的压力终于冲破了障碍，他第一次得以旅行，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他到达中国许多地方的战争地区，在严寒中他在江西和湖南发现活跃的前线已经消失。……通过与在河南的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将军的友谊，史迪威得以再次离开汉口，这次是去开封和徐州，陇海线的西端和东端。

（同上书，第182页）

通过艾格尼斯·史沫特莱^①，史迪威认识了周恩来，……共产党驻汉口的代表，和叶剑英，共产党参谋长。他认为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开放军事政策”和“发动群众”的政治要求是“很笼统的常用的口号”，但以个人而论，在他访问了周恩来和他的随从人员，并和他们一同进餐之后，他发现他们“一致地坦率，有礼，友好和直截了当。和穿着皮领子，靴子上有马刺的国民党新式拿破仑适成对照——这些人只是装模作样和傲慢。”

（同上书，第184页）

①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是美国的自由投稿记者，曾访问延安。——译者